

另说
红楼



张志坚 / 著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张志坚 / 著

另说 红楼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说红楼/张志坚编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203 - 06059 - 8

I. 另... II. 张...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 207. 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2000 号

另说红楼

著 者: 张志坚
责任编辑: 莫晓东
装帧设计: 陈永平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 - 4922235 (综合办)

E - mail: Fxxz@sxskcb.com
Web@sxskcb.com
Renm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1 - 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6059 - 8
定 价: 25.00 元

前言

我出生在中条山北麓叫尧都南沟的小山庄，此处零星散落着几户人家，其中有一座四合小院就是我家。我还没出生时，一对青瓷蓝花瓶就摆放在八仙桌上。父亲是位秀才，是翼城县人民医院的创始人，我一岁多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是甘肃张掖人，她说自从来到这个家，就有这对花瓶，传说是一位自河南逃荒过来的老奶携带来的。我上小学时，母亲请老师吃饭，老师说花瓶上的人物是《红楼梦》故事里的。1964年，山西大学毕业的大姐告诉我，这对花瓶上的美女，瘦的叫黛玉，胖的叫宝钗。而这对花瓶口上两个对称的“白”字，谁也说不出是怎么回事。

后来，就是这一双让我疑惑不解的“白”字和《红楼梦》一书，深深地走入我的生活，成为难舍难弃的嗜好。2001年，我买到邓遂夫校订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简称：甲戌《脂评本》）。这本书的《序》由周汝昌先生作，书中的批语，成了我的指路明灯，引导我走出一条全新的路。于是，我的《另说红楼》就这样开始了。

从“棠村”走入《红楼梦》，走到曹寅身边

甲戌《脂评本》第一回中，有三条批语非常关键。第一条批曰：“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第二条批



曰：“甲申八月泪笔。”第三条批曰：“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我通过艰辛地研究，找到了这三条批语的答案。

因《红楼梦》中贾府一家频繁地看戏、论戏，戏剧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引起我对戏剧的关注。一次由兰州市去莫高窟的路上，在张掖市书店发现一本老版的《长生殿》剧本。就是那么偶然的一翻，我在《例言》中发现了关于“棠村（梁清标）相国”的记载。这使我非常惊喜。其后我便紧紧抓住这一线索，最终顺藤摸瓜，弄清楚了“棠村”是谁这个关键问题。

清楚了“棠村”后，便知甲戌《脂评本》中的“雪芹”不是曹雪芹。恰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与梁清标、洪昇以及他们的朋友频繁交往。可见批语告诉我们的“雪芹”，是与梁清标同辈的“雪芹”，不是后来的曹雪芹。

弄清了“棠村”，也就弄清了他因主持上演《长生殿》，而最终酿成当朝五十人罢官、入狱、回家的悲剧。最终他和昆山徐乾学也被辞退回家，形成清朝一次规模很大的文字狱。这就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的“南直召祸之实病”。至此，甲戌《脂评本》中两个关键性的批语已经解决，我由此走到曹寅身边，摸到了打开《红楼梦》的金钥匙。

那么，甲戌《脂评本》中的“甲申八月泪笔”指什么呢？

这恰恰是曹寅惹下的祸端。曹寅在康熙朝身兼多职，但酷爱诗文鸿词，他创作的《太平乐事》剧本完成后请洪昇作序。康熙四十三年五月，继江南总督张云翼之后，他迎洪昇于“白门”，在织造府内上演《长生殿》三昼夜。可谓乐极生悲，洪昇在返回的路上，与朋友“饮酒大醉，蹬船时落水”亡故。这件事震撼朝野，形成轰动事件，让曹寅下不了台，只好“临水兴建诗馆”，请名人编修住

馆，召集文士前来祭奠，撰写文章，为洪昇树碑立传，并重新付梓《长生殿》。

康熙四十三年正是“甲申”年。一个牵涉康熙朝五位相国和五十一个人命运的戏剧家突然落水。他坎坷悲惨的命运，牵动了朝野，大家纷纷为他提笔挥毫，洒泪挽联，悲泣吟诗，形成“甲申八月泪笔”！

“红叶山楼”中的赵秋谷是“甲申八月泪笔”的主角

因《长生殿》致祸者中，山东益都赵秋谷是最小最惨的一位，有诗云“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洪昇落水后，曹寅特邀秋谷，并寄诗：“惆怅江关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曹寅的妻兄李煦也托人请秋谷，当时秋谷在天津，因故未成行，第二年五月才到江南。秋谷在《诒山堂诗文集》中记录了事件的过程。期间，他会晤了江南才子朱彝尊。此时，朱彝尊已风烛残年，入住慧庆寺，有事相托于赵秋谷。

洪昇的亡故，朱彝尊的相托，对秋谷触动很大。事件处理后，秋谷原配夫人去世。他娶江南才女如夫人为妾，离家出走，住到居家五十五里地的“红叶山楼”石洞房中，开始了“种书”生涯。为使“新抄种树书”计划实现，他重新召回常熟门人仲是保，邀洪昇妻子、江南优伶及莱州、诸城等全真道教徒，共同完成。秋谷还受蒲松龄邀请，为其书房题写“磊轩”匾额。

秋谷活了八十三岁，历经三朝。他在《诒山堂诗文集》中用诗句的特殊形式，记载了曹寅住诗馆和李煦临别嘱托之事。这是到目前为止红学家们还没有遇到的历史资料。《红楼梦》中宝玉在“毗陵”披上大红袍出家，而秋谷呢？几度“毗陵”，几度“虞山”，他



最崇拜的诗人冯班和座主翁叔元以及门人弟子均是毗陵常熟人。耄耋之年的秋谷反复吟唱“梦在吴门”、“谷在虞山”。

东鲁《桃花扇》作者孔尚任走入《红楼梦》

孔尚任《桃花扇》剧本完成后被罢官，与《长生殿》前后相差十年，成为一对难兄难弟，时有“南洪北孔”之称。洪昇落水亡故，孔尚任亦被曹寅相邀至江南，使他深有“兔死狐悲，物触其类”之感。浙江山阴金埴是这两位戏剧家共同的朋友，也是王渔洋的门人。金埴和王渔洋为孔尚任取号“东塘”。甲戌《脂评本》不仅在开头指出“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也在《红楼梦十二曲子》后的批语中标出了这一点。雍正十三年，金埴搬迁孔尚任墓穴入孔林，而恰是第十三回批语落款：“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第五十三回将“贾氏宗祠”匾额落款由原书“王太傅”改写为“孔继”辈衍圣公书写。恰是该衍圣公的四弟孔继汾、五弟孔继洵乾隆朝贾祸于身。更重要的是孔尚任在江南治河时与为《石头记》书前作画的明朝遗老“玉壶山人”是至交好友。这位“玉壶山人”是浙江山阴金埴故里人。为让后人知道这些事，金埴又在雍正十三年将孔尚任移葬“孔林”时，捐资赞修《兖州府志续编》。他写道：“予修《鲁志》，立东塘传略于四世子孙及人物志，以俟采风者。”

“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谁是吴玉峰？

甲戌《脂评本》第一回叙述中悄悄地加了一句“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没有作任何标记，这也是其他版本均没有的。那么，谁是吴玉峰呢？我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祖籍辽阳，因父在山西永济为

官而移居蒲州的吴雯为“吴玉峰”。

清朝诗坛领袖王渔洋称吴雯为曹植、李太白、苏东坡三人之后的第四仙才。他“嗜书如饮食”，通“六经三史”，“旁及释老内典秘笈”，游历“燕赵齐鲁吴越秦楚足迹半天下”。他比王渔洋小十岁，在京城病后，王渔洋亲自送他回蒲州，并写道：“岳岳吴生，崛起布衣。身处菰芦，名动京师，声满天下，尚谋升斗，晚卜菟裘，子真谷口。”足见吴雯有“卜筑”、“谋斗”之举。他很穷，其《莲洋集》在他卒后三刻于世。乾隆年间由山西礼部侍郎张体乾再版，其后又被纪晓岚编入《四库全书》。

吴雯“卜筑”永乐宫七年，是吕洞宾、王重阳、邱长春信徒；宝玉的生日“四月二十六日”，恰是王重阳离家出走到山东招徒的日子；“海棠花”亦是王重阳墓地四角特选栽的花，取意“使四海之风为一家”。四月是清和的象征。《红楼梦》三个主角宝、黛、钗，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似佛似道似儒有“三教合一”的味道。它更像一本全真道“教义”；让人流连忘返，痴迷其中，而又教会人写诗、做事、做人、行世的道理。

更关键是《莲洋集》中留下了吴雯与“棠村梁清标”的交往，与陈廷敬、徐乾学等几位相国级文人的交往。他是“棠村梁清标”和王渔洋的相托之人。但吴雯因贫困早逝，乾隆十九（甲戌）年重评《石头记》的时候他已不在人世。是谁借用吴雯——吴玉峰之名声呢？经过本人反复排查，是王渔洋的门人、赵秋谷的恩人黄叔琳以及黄叔琳门人卢见曾、翁方纲以及山西的张体乾侍郎。根据黄叔琳的年谱记载，“乾隆甲戌十九年”他八十多岁，头脑思维均很好，因费用问题，将未完之事交给德州门人卢见曾。而卢见曾是纪晓岚的亲家，恰是“甲戌”年为赵秋谷《诒山堂诗文集》作序的





人。正定翁方纲是乾隆年间著名的学者与金石家，他与纪晓岚共同修订《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张体乾请他删定吴雯的《莲洋集》，借王渔洋创造出来的“仙才”传播诗文与《石洲诗话》。

乾隆四十三年，翁方纲又为吴雯画像，隆重祭祀，撰写诗文：“手一卷书处石而坐，河水九曲岳莲一朵。玉谿王官谁彼谁我，渔洋莲洋即薪即火。天风海涛绿房丹锁，水流苍开无乎不可。”他把自己的《石洲诗话》与赵秋谷的《谈龙录》合辑出版，最终将吴雯和赵秋谷推上“玉峰”之顶，同时也使自己跃上“玉峰之顶”。

漫堂宋荦追随“棠村”摩挲“金题玉躐”

宋荦，号漫堂，河南商丘人，是《桃花扇》主角侯方域的门人。他父亲宋权是侯方域的老师。在侯方域和贾静子的培养下，宋荦成为“雪园社”六子之一，康熙三十一年为江南巡抚，任职十四年。康熙皇帝四次南巡，均是宋荦、李煦、曹寅共同接待。康熙帝赐他许多贡品，并为他故里商丘西陂书写匾额，他最终官至礼部尚书。据宋荦自撰《漫堂年谱》记载，四十九岁时追随“棠村”摩挲“金题玉躐”。甲戌三十三年，他于横塘修唐伯虎墓地，建才子亭，整理《唐伯虎文集》，重新出版三才子侯方域、汪琬和陈维崧文集。他十分看重文人才子，虽身为官吏，亦不忘父亲与师傅的教诲，用心“摩挲”文章。他与洪昇、吴雯、赵秋谷、曹寅、李煦、孔尚任、朱彝尊交往很深。自少时就与王渔洋并肩吟唱，最后为他作墓志铭。而在他整理的《唐伯虎文集》中，有许多词句与《红楼梦》语言一般无二。

痴情《红楼梦》 万里寻真记

《红楼梦》作者“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文中虽有小说家构思手段，但多为“记真”。凡事不论大小，以理为要，以“闺阁”小事写出千古绝唱。他们不敢公开署名，皆因政治残酷。既为“记真”，就会在作品中留下供后人研究的线索。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中人”逐步离世，他们便兴馆、收徒（门人），精心重评，作朱眉、朱夹，注入信息，点拨后人。本人认为既然“记真”，就会在山川名胜处留下“蛛丝马迹”，供后人探索寻觅。于是，我便开始了“红楼万里寻真”。

我在嘉兴“乌镇”洪昇落水处，“真观”对联落款处看到“顽石”二字。到王渔洋故里看到“苍云、振玉石”，“水月松风”石屏、“带经堂”“鸳鸯柏”。在秋谷故里，看到了“因园”与“范仲淹”祠堂融为一体；“红叶山楼”虽无觅处，那硕大的石头屏障仍让我惊叹不已。在济南大明湖畔珍珠泉，我见到宋代四百年的沧桑“海棠”。在距德州很近的邯郸寺中，我看到卢生“千秋梦”石刻和王渔洋留下的诗文。

我六上泰山，寻觅黄叔琳修复的“三贤庙”，走入山根的“活龙庙”，摸到徐乾学相国的石碑，我三入孔林孔府，站在孔尚任墓碑前，深深地为他感叹！在孔尚任读书的“石门山”，我触摸满山石刻的《桃花扇》剧文，犹如触摸这位“千古之情”者的博大胸襟——如山如石如诗！

金埴《不下带编》中“峯阳孤桐”的记载，王渔洋、吴雯、朱彝尊、孔尚任、赵秋谷的诗句等等犹如谶语，让我反复品味，很是异样，这一切引导我走到峯山。在道观内的古戏台前，我发现了



“宝玉”匾额。此牌匾是雍正三年刻制。我认为这“宝玉”匾额，真是鲁庵（张霖）、赵秋谷、朱彝尊、金埴、黄叔琳等借全真教徒之手，特意留在山河名胜处的痕迹。它历经风风雨雨，已真诚地等待我们三百多年了！

后来，我到苏州唐伯虎墓地，到常熟虞山，到南京秦淮河，寻找“江宁织造府”却误入“甘家大院”曹寅的亲戚家，寻找“宁国府”却走入大理寺。

我痴迷于《红楼梦》，在千山万水间追寻与《红楼梦》有关者的足迹。陶渊明云：“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这是古人步行之豪气。如今的社会，交通纵横，喜文者则应“谁言无见识，我犹天下行”！

除此之外，我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查找资料。

我随水利部培训考察团到美国，遇到在美工作的北京人赵中阳，其祖籍山西五台人，说到被胡适带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原本时，赵中阳说其父有一套老版《戚寥生序本石头记》。回到北京，我专门到爱民街去借阅，后来亦自己复制一套。我去威海参加黄委的培训班，得知河南局同事有一套老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亦讨来研读。

总之，因痴迷《红楼梦》而接触了许多的人和事，很长见识。不久，我的《另说红楼》一书将问世，真诚地欢迎朋友们共同研讨与解读。



二〇〇七年农历丁亥四月二十六日

序

本人研究《红楼梦》若干年，也数次参加红楼学术研讨会，亦有《妙解红楼梦》一书问世，对《红楼梦》这株文学奇葩，亦算是痴者知者。近来受人之托，粗读张志坚女士《另说红楼》文稿，感觉犹如红楼新枝，有依有据有缘分，别开生面，独到之处有这么几个方面：

其一，她依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关于“棠村”的批语，走入了一条蹊径。首先是在老版洪昇所著《长生殿》剧本的“例言”中发现了“棠村（梁清标）相国”之后，便紧紧地抓住这一线索，广泛阅读清史资料，通过《洪昇年谱》、《漫堂年谱》、《赵执信年谱》、《巾箱说》、《莲洋集》、《王渔洋精华录集释》等，论证“棠村”确实为梁清标。梁清标是清直隶正定人，崇祯朝进士，康熙朝相国大学士，其一生收藏颇丰。

其二，关于“曹寅入住诗馆”一事，过去不少研究者均未发现这方面资料。她很凑巧，在清朝山东博州赵执信（秋谷）的《饴山堂诗文集》第十卷《葑溪集》的诗文夹缝中发现了“曹实司诗馆”。而这一首诗确实是曹寅在洪昇落水后邀请赵秋谷来葑溪时所作。在第十八卷《磺庵集（二）》中有题为《梦在吴门李莱嵩侍郎握别云肯思我者惟有君耳寤而怆然遂成绝句》之诗文。李莱嵩就是曹寅的妻哥。为本诗集作序的是山东德州乾隆初江宁巡抚卢见曾，即纪



晓岚的亲家。就是说卢见曾是曹、李两位织造商兴盛败落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卢见曾与纪晓岚均属清朝顶级的文人才子，相信不会儿戏古人，更不会愚弄后人。

其三，关于《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参与《红楼梦》创作一事，她发现并认定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五回第二支曲子《终身误》之后的批语“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就是指孔尚任。因为《长生殿》和《桃花扇》两部戏剧同为康熙朝创作，两位作者“一南一北”，前后相隔十年，均被康熙罢官，历史上确有“南洪北孔”之说；再看其论说“北曲者北人——孔尚任”似乎很有道理，但仍不敢决断。关于《孔尚任全集》和《孔尚任年谱》中有关“玉壶山人”的记载与清朝山阴金埴《巾箱说》和《不下带编》中的记载完全一致。而《红楼梦》前的画像确实落款有“玉壶山人”。张志坚发现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中“贾氏宗祠”匾额旁书“衍圣公孔继宗书”，应该是指圣人后裔“继”辈，同时也是《红楼梦》成书时代的一个重要信息点。

其四，河南商丘宋荦，号漫堂，有自记《漫堂年谱》。年谱中确实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他在江南做巡抚十四年（最后升为吏部尚书）。他任巡抚期间，康熙皇帝曾四次南巡，而每次南巡，宋荦均被召见，并与曹寅、李煦（曹寅妻哥）共同接待康熙帝。而《漫堂年谱》确有“更奉教梁真定棠村”和“摩挲金题玉躐”记载。年谱中康熙甲申四十三年，关涉洪昇落水一事，正文无著一字，而备注小字确实写道：“宝系湔沉水底，难责输将。”宋荦是侯方域门人，是“雪园社六子”之一，修唐伯虎横塘墓和宋沧浪（苏舜卿）“才子亭”，他牵头整理的《唐伯虎全集》一书，确有许多文辞与《红楼梦》格调相投。

其五，关于吴雯，祖籍辽阳，其父与王渔洋同榜进士，在永济做官，死于任上。吴雯好道，是继唐晚期玉谿生李商隐之后，在永乐宫道观住了七年的第二位玉谿生。他学识渊博，诗文超群。吴雯被诗坛领袖王渔洋奉为知己，推到顶峰，称他为“继曹植、李白、苏东坡之后”，“中国汉魏两千年来第四位仙才”。托付其为“处士”，收罗天下好文章，希冀王官峪和永乐宫为“卜居”之地，修出“升斗”传世之作。朱彝尊、赵秋谷、黄叔琳、翁方纲、纪晓岚均认可并不断刻印吴雯的《莲洋集》，集中亦确有关涉（棠村）梁清标、陈廷敬、王渔洋、宋荦、曹寅（楝亭）、赵秋谷等等。这本集子，确实用诗的形式，记叙清初许多人物与事情。直隶正定翁方纲祭吴雯之诗文：“手一卷书处石而坐，河水九曲岳莲一朵。玉谿王官谁彼谁我，渔洋莲洋即薪即火。天风海涛绿房丹锁，水流苍开无乎不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至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第一回叙述中悄悄加入的“至吴玉峰则题曰《红楼梦》”一句，所指的吴玉峰是否是这位《莲洋集》作者吴雯，论证有理有据，仍有待进一步确定。本人认为，吴雯去世后，赵秋谷几乎又被客观地推向“吴”之峰顶。他活到八十三岁，一直坚持吟诗作文。

其六，关于山东邹鲁峰山发现的雍正三年的“宝玉”匾额，更是需要我们众多的红学爱好者，特别是山东籍的研究者进行详细的研究论证。

红楼婀娜姿，悠悠新人来。《另说红楼》的作者用自己辛勤的汗水，耕耘出泱泱巨篇，有不少独到之处。或者说，她是一位幸运者，发现了一些有关曹寅的新资料。我已经多年不能“专业”地研究红学了，而即使当年“研究”时，也不曾在曹学与版本学上下过



功夫，所以对作者从事的这个科目，不能多作置喙。但我认为，这些资料很有价值，需要我们专业红学研究者参与进来，深入地讨论研究。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更多的学者及专家的关注。

高
 2014.11.14
 癸

目 录

从发现“棠村”到“曹寅住诗馆”	1
由“棠村”走入《洪昇年谱》	15
解读赵秋谷《葑溪集》中与曹寅有关的诗文	38
赵秋谷的《红叶山楼集》与《红楼梦》	55
赵秋谷风烛残年而“梦在吴门”	69
读赵秋谷《诗余：小中长调七十二阕》	80
“甲戌”年为《怡山堂诗文集》作序的卢见曾	86
考证熟知“曹寅司诗馆”的黄叔琳	96
翁方纲与他的《石洲诗话》	106
《红楼梦》与直隶正定（大兴）相关的人与事	111
《红楼梦》批语中的“棠村”与王渔洋	113
宋荦《漫堂年谱》中的棠村、曹寅和李煦	135
关于“棠村”的“金题玉躐”考	151
唐伯虎与《红楼梦》	156
朱彝尊的《曝书亭集》与《红楼梦》	173
为《红楼梦》作画的“玉壶山人”	185
孔氏后裔与《红楼梦》	192
从孔尚任《桃花扇》中品味《红楼梦》	197
戏剧与《红楼梦》	212
关于山东峰山“宝玉匾额”的发现	219
《红楼梦》与《长生殿》	228





谁是《红楼梦》中的吴玉峰	254
从吴雯的《莲洋集》中品味《石头记》	271
金埴的“风流冤孽”与《红楼梦》	294
从《柳南随笔续笔》中了解赵秋谷等人	300
宝钗的“海上方”之议	317
《红楼梦》与道教——全真教	320
后记	335
参考书目	337